

<<聊斋志异（全三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聊斋志异（全三册）>>

13位ISBN编号：9787534830341

10位ISBN编号：7534830346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蒲松龄

页数：全3册

字数：51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聊斋志异（全三册）>>

前言

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作为唐传奇之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第二个高峰，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精彩奇异的情节不但为专家学者所津津乐道，更为普通百姓所耳熟能详。

三百多年来，识字者目睹，不识者耳闻，少者惊老者乐，谈狐说鬼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趣事，而《聊斋》又成为“人鬼狐妖”的永恒主题，许多名篇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本身又成为伴随着《聊斋》“志异特色”的又一令人惊异之处。

《聊斋志异》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而《聊斋》却拉近了人与“鬼狐精妖”的距离。

其奥妙就在于它猎奇而不荒诞，志异而不飘渺；在于它借“鬼狐精妖”而说世道人心，拿冥世仙界讽喻人情百态；在于它敢恨敢爱，让官虎吏狼在阴间受审，沸油人口，鼎镬烹煎，而让善良之人苦尽甘来，吐气扬眉；在于它语言生动形象，情节跌宕起伏；在于它的“鬼狐精妖”形象阴而不冷，美而不妖，调皮而温柔，惊艳而亲切；在于它的“鬼狐精妖”与人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与缠绵；在于它姹紫嫣红的爱情描写充满了人间真情的呼唤，使人向往，令人心醉。

毋宁说，《聊斋志异》中那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爱情故事是它一举登临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最高峰，并且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重要谈资的真谛所在。

蒲松龄笔下的爱情可谓绚烂多姿，令人目不暇接。

它真、它奇、它绝、它怪、它纯，它五味交融，浑然天成；它常在意外，又似在意中；它令人荡气回肠，引人无尽遐思。

《荷花三娘子》写宗湘若秋日巡视田垄，发现有男女在稼禾茂密处野合。

见男子颇有羞愧之色，草草结带而去。

女子亦起。

宗见女子雅甚娟好，心生爱慕，欲就绸缪，又鄙恶桑间之乐，于是走近女子，抚摸着她说：“桑中之游乐乎？”

”女笑不语。

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

于是便动起手来，浑身上下几乎摩挲一遍。

女笑曰：“腐秀才！”

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

”问其姓氏，答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

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

”如此“春风一度”的杯水主义，即便是在女权主义盛行的当代亦不失为潇洒一族，更何况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古代？”

后来二人巫山云雨，备极亲爱，然而宗生身体却日渐不支，始知为狐女。

受一和尚指点，用符咒把女子收入坛中，将投釜中烹煮，宗生念及往日床第之欢，将狐女放生。

狐女感恩戴德，不但用神药治好了宗的病，还把美丽的荷花三娘子介绍给宗。

三娘子为宗生了儿子。

六七年后，三娘子说：“夙业偿满，请告别也。”

”并嘱咐：“蒙思眷，抱妾旧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

’当有见耳。”

”惊顾之间，已飘然而去。

后宗每一忆念，便抱呼“三娘子”，则宛然女郎，欢容笑黛，酷似真人，只是不能言语而已。

这里没有婚姻的形式，没有海誓山盟，更没有白头偕老。

如果说狐女为宗生治病拉郎配还有点类似以德报德的感恩模式的话，那么《阿绣》中的狐女阿绣煞费苦心，为民女阿绣和爱阿绣爱得发狂的刘子固玉成好事的动因则是她对美的不懈追求，这样的设计真不愧是机杼独运，生花妙笔。

海州刘子固十五岁时到盖地探望舅舅，见杂货肆中一女子姣丽无双，心爱好之。

<<聊斋志异（全三册）>>

于是频频到杂货店买些并不需要的东西，以便与她接近。

日久稔熟，得知美女姓姚名阿绣。

刘回到海州，意不自得，时常睹物思人，对着从阿绣处购得的物品发愣。

次年，复至盖，阿绣已随父亲回广宁，失望而返。

自此减食废学，闷闷不乐。

其母无奈，便着其舅诣姚氏媒合此事，不料其舅回话说，阿绣已字广宁人，刘绝望徘徊，幻想天下有似阿绣者。

此时有媒者称一复州女艳绝当世，刘恐不确，亲往复州，刚入西门，见北向一家，两扉半开，内一女郎，怪似阿绣；定睛再看，且行且盼而人，真是无讹。

于是日日候伺于门，等待阿绣，终得相见，备道温凉。

阿绣说已字广宁之说，纯属乌有，意在绝君之望。

现居为李氏表叔家。

既就枕席，款接之欢，不可言喻。

刘坠入爱河，理智全无，而刘的仆人却立时看破了玄机：岂有数年之衣从不更换之理？

此阿绣不似前阿绣面有酒窝；且访其所居及左右之邻并无李氏之人，定是狐女。

刘大惊，主仆决意以杖击狐。

狐女阿绣破门而入，谓刘曰：“我了解您的心事，正琢磨着为您效绵薄之力，何劳兵戎相见？

我虽然不是真阿绣，但自觉不亚于阿绣，您看我难道不像先前的阿绣吗？

”临行，撂下话来：“我且去，待花烛后，再与新妇较优劣也。

”刘信狐言，再入盖州，寻阿绣无果，返乡途中遇兵乱被俘，侥幸逃脱，至海州界，见一女子，蓬头垢面，步履维艰，刘驰马而过，女子呼曰：“马上是刘郎吗？

”刘停鞭审顾，颇像阿绣，又怀疑是狐女阿绣，便问：“真阿绣还是假阿绣？

”女子问：“何为出此言？

”刘细述遭遇种种，女子说：“妾真阿绣也。

非贗冒者。

父携妾自广宁归，遇兵被俘，授马屡堕，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窜军中，亦无诘者。

女子健步若飞隼，苦不能从，百步而屢屢褪焉。

久之，闻号嘶渐远，乃释手曰：“别矣，前皆坦途，可缓行，爱汝者将至，宜与同归。

”刘携女而归，结为伉俪。

一日，夫妻嬉笑问，一人褰帘而入曰：“快意如此，还不谢谢我这个大媒人？

”刘视之，又一阿绣出现在面前。

真假阿绣，家人莫辨，刘注目移时，始揖而谢之。

女子索镜自照，赧然趋出，寻之渺然。

一天晚上，狐阿绣趁刘酒醉，潜入其室，问刘：“你看我与狐女阿绣谁美？

”刘答：“卿过之，然皮相者不辨也。

”既而便行闺房之乐，忽听有人叩门，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

”刘不解，披衣开门，又一阿绣出现在面前，大愕，始知刚才的阿绣乃狐女阿绣。

狐女阿绣向他们道出了装扮阿绣的原因：“阿绣，吾妹也，前世不幸天殒。

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王母，心窃爱慕，归则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

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

”原来，她扮阿绣的原因竟然是阿绣比自己更像高雅绝美的西王母，她心里不服。

当醉酒的刘子固不辨真假，与她行夫妻之乐时，她一脸坏笑，得意地讽刺刘：“君亦皮相者也。

”从此，她不时而至，为刘子固和阿绣提供着无私的帮助，三年以后，不再现身，音讯杳然。

你看，对美的追求中还透着对美的嫉妒，善良的作为中透着天真的调皮，既出人意料，又倍感亲切。

《聊斋》是爱情的百花园，那里有纯真浪漫的一见钟情，也有柏拉图式的精神依恋；有生生死死的魂魄相从，也有不计任何名分、不图任何回报、甘愿为心爱的人默默奉献甚至不惜生命的痴情呆意。

<<聊斋志异（全三册）>>

还有你料想不到的许许多多……《聊斋志异》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不但把作为人类永恒主题的爱情写得轰轰烈烈，异彩纷呈，更以苍生为念，他刺贪刺虐刺淫逸，讴歌世上真情，颂扬人间大爱。大凡妻良贤母，美德懿行，侠肝义胆的壮士，风流倜傥的雅士，大到社稷朝政，小到世风民情，以至鸟兽虫鱼、树木花草，都在蒲松龄那充满着人性光芒的铁笔的观照下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只要你仔细阅读，慢慢品味，就会燃起你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激励你对真善美的追求。你甚至会禁不住掩卷而起，出门做一番好事来。此次整理，以铸雪斋本为底本，缺失篇目，以手稿本补齐。刘国建2008年10月于郑州

<<聊斋志异（全三册）>>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考城隍、耳中人、尸变、喷水、瞳人语、画壁、山魃、咬鬼、捉狐、宅妖、王六郎、偷桃、种梨、崂山道士、长清僧、蛇人、斫蟒、犬奸等小说。

文言小说集，十二卷，一说十六卷。

作者，清蒲松龄（1640-1715）。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

他十九岁时连中县、府、道第一，后屡试不第。

曾为幕宾一年，其后数十年居乡里为塾师。

数十年间广泛搜集民间佚闻异事，“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聊斋志异》全收近五百篇作品，大多描写花妖狐魅，人鬼神仙，构成奇特的艺术境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构思精巧，想象丰富，语言生动，情节多变，引人入胜，达到我国文言小说的顶峰。

作者以鬼狐世界讽刺现实社会，于吏治黑暗和科举弊端多有痛彻指陈；描写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凄婉动人；世风民俗故事则体现其社会道德观。

亦有少数篇章纯系记述奇物异事。

该书版本甚多，现存最早抄本为历城张希杰“铸雪斋”抄本，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

“青柯亭”刻本，二者分卷不同，篇目略异。

本书的整理，在众多版本的基础上，甄别择善、见贤思齐，以成现今之用本。

书中所用之图，多从历代绣绣版本之中遴选精品，又请当代名画家仿明清诸风格绘制。

<<聊斋志异（全三册）>>

作者简介

蒲松龄，公元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人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

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

补博士弟子员。

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

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61岁时方撤帐归家。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

<<聊斋志异 (全三册)>>

书籍目录

自序卷一 考城隍 耳中人 尸变 喷水 瞳人语 画壁 山魃 咬鬼 捉狐 菽中怪 宅妖 王六郎 偷桃 种梨 劳山道士 长清僧 蛇人 研蟒 真定女 犬奸 雹神 狐嫁女 娇娜 僧孽 妖术 野狗 三生 狐入瓶 鬼哭 焦螟 叶生 四十千 成仙 新郎 灵官 王兰 鹰虎神 王成 青凤 画皮 贾儿卷二 金世成 董生 斲石 猪婆龙 某公 庙鬼 陆判 婴宁 聂小倩 义鼠 小官人 地震 海公子 丁前溪 张老相公 水莽草 造畜 凤阳士人 耿十八 珠儿 胡四姐 祝翁 快刀 狐联 侠女 酒友 莲香 阿宝 九山王 遵化署狐 张诚 汾州狐 巧娘 吴令 口技 潍水狐 红玉 龙 林四娘卷三 江中 鲁公女 道士 胡氏 戏术 阎罗 丐僧 伏狐 苏仙 李伯言 黄九郎 金陵女子 汤公 连锁 单道士 白于玉 夜叉国 小髻 泥鬼 西僧 老饕 连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庚娘 宫梦弼 鸽鸽 刘海石 谕鬼 犬灯 狐妾 雷曹 赌符 阿霞 毛狐 翩翩 黑兽 番僧 李司鉴 五羖大夫 梦别 蛰龙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

<<聊斋志异（全三册）>>

章节摘录

考城隍宋公讳焘，邑庠生。

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

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

吏不言，但敦促之。

公力疾乘马从去。

路甚生疏。

至一城郭，如王者都。

移时入府廡，宫室壮丽。

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

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

几上各有笔札。

俄题纸飞下。

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

二公文成，呈殿上。

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诸神传赞不已。

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

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

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

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

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

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

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

又勉励秀才数语。

二公稽首并下。

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

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

公既骑，乃别而去。

及抵里，豁若梦寤。

时卒已三日。

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

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

后九年，母果卒。

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

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缕膺朱帟，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

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

奔询乡中，则已歿矣。

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耳中人谭晋玄，邑诸生也。

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

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

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

谓是丹将成，窃喜。

自是每坐辄闻。

因俟其再言，当应以覘之。

<<聊斋志异（全三册）>>

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状，旋转地上。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谭觉神魂俱失，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尸变阳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有车夫数人，往来负贩，辄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来，望门投止。则翁家客宿邸满。四人计无复之，坚请容纳。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择。”时翁有子妇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购材木未归。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人其庐，灯昏案上；案后有搭帐衣，纸衾覆逝者。又观寝所，则复室中有连榻。四客奔波颇困，甫就枕，鼻息渐粗。惟一客尚蒙咙。忽闻床上察察有声，急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渐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将及己，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以听之。未几，女果来，吹之如诸客。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出首微窥，见僵卧犹初矣。客惧甚，不敢作声，阴以足踏诸客，而诸客绝无少动。顾念无计，不如着衣以窜。才起振衣，而察察之声又作。客惧，复伏，缩首衾中。觉女复来，连续吹数数始去。少间，闻灵床作响，知其复卧。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遽就着之，自足奔出。尸亦起，似将逐客。比其离帟，而客已拔关出矣。尸驰从去。客且奔且号，村中人无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门，又恐迟为所及。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至东郊，瞥见兰若，闻木鱼声，乃急挝山门。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障。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

<<聊斋志异（全三册）>>

尸益怒。

然各寝倦矣。

尸顿立。

客汗促气逆，庇树间。

尸暴起，伸两臂隔树探扑之，客惊仆。

尸捉之不得，抱树而僵。

道人窃听良久，无声，始渐出，见客卧地上。

烛之死，然心下丝丝有动气。

负入，终夜始苏。

饮以汤水而问之，客具以状对。

时晨钟已尽，晓色迷蒙，道人覘树上，果见僵女。

大骇，报邑宰。

宰亲诣质验。

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

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入木没甲。

又数人力拔，乃得下。

视指穴如凿孔然。

遣役探翁家，则以尸亡客毙，纷纷正晬。

役告之故。

翁乃从往，舁尸归。

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归，此情何以信乡里？”

宰与之牒，赉送以归。

喷水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所僦第，甚荒落。

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厅上，闻院内扑扑有声，如缝工之喷水者。

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窥视，见一老姬，短身驼背，白发如帚，冠一髻，长二尺许，周院环走，疏急作鹧行，且喷水出不穷。

婢愕返白，太夫人亦惊起，两婢扶窗下聚观之。

姬忽逼窗，直喷楹内。

窗纸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

东曦既上，家人毕集，叩门不应，方骇。

撬扉入，见一主二婢，骈死一室。

一婢膈下犹温。

扶灌之，移时而醒，乃述所见。

先生至，哀愤欲死。

细穷没处，掘深三尺余，渐露白发；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见状，面肥肿如生。

令击之，骨肉皆烂，皮内尽清水。

瞳人语长安土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

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

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駟绣幃；青衣数辈，款段以从。

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

稍稍近覘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

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驰数里。

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

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

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

言已，掬辙土陋生。

生眯目不可开。

<<聊斋志异（全三册）>>

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

惊疑而返。

觉目终不快。

倩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

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

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

<<聊斋志异（全三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